

錢牧齋尺牘

文明書局印行

錢牧齋尺牘

上海文明書局印行

錢牧齋尺牘

賀黃陶菴

與項水心

復陳確菴 二首

與吳梅村 二首

與王煙客 四首

致龔芝麓 三首

與李懋明

致蔡魁吾 二首

寄李秀東

致倪制臺

致郎制臺

致李石臺

送李道尊

致盧澹巖

復鄭撫軍

與石糧道

致吳通判

致張邑尊

致嘉定李邑尊

致吳江雷邑尊

二首

與錢潤州

復李夢沙

與周工部

二首

致王大哉

二首

致王符乾

三首

答周彝仲

復洪天開

致柯岸回

復朱滄起

與趙洞門

致金起凡

與王貽上 四首

致李絛侯

復李膚公

與時伯和 二首

與翁兆吉

答張靜涵

與熊魚山 二首

與侯月鷺 三首

與朱長儒 三首

與周安期

致程翼蒼 三首

致張元芳

復馮秋水

與許青嶼

與宋玉叔

與王內三

與盛珍示 二首

簡祝茹穹

答佟思遠

復張綏子 二首

致何二如 二首

復吳時應

與徐元嘆 二首

復林茂之

與李梅公

與趙月潭

致車去病

復申維志

復錢梅仙

與顧伊人 二首

與施偉長 三首

與黃庭表

與陳伯璣

回慈谿葛

與范眉生

與邵潛夫

與族弟君鴻求免慶壽詩文

屬下卷

與王德操

二首

與李孟芳

六首

與陳崑良

二首

與王雙白

二首

與陸孟鳧

與王兆吉

二首

與陸勅先

七首

與孫子長

與人

與冒辟疆

與周減齋

與李司空夢白

與顧與治時與治為宋比玉乞墓表

與毛子晉六首

與王仲恬

與王楚先

與毛華伯奏叔黼季

與潘憲甫

與毛奏叔四首

與素昭二首

與君鴻

與大可

與福先二首

與遵王三首

與繼起和尚五首

與含光師十二首

與石林上人二首

與木陳和尚二首

致劉某

與某

致黏某

復王某

答吳某

致姜某

復史某

與某二十一首

錢牧齋尺牘

賀黃陶菴

泥金報至。為之酌酒相慶。喜制科之有人。國家可收聖賢豪傑之用也。此番英俊鋒出。然必欲如先生與子壹者。方可謂之真舉子。方可謂之真得士。此益之所以喜而不寐也。伯申傳佳卷至。真正經術大儒之文。所謂永嘉之後。復聞正始之音。如此。猶以常格見收。南宮更不作第二人矣。預賀預賀。犬子童推。不能登堂叩首。罪也何如。舉比之席。難乎其難。尚賴先生指示耳。一片奉申燕賀。幸晒存之。

與項水心

柴荆畫閉。枉書見存。載懷盛雅。不忘寤嘆。不肖草土殘生。杳然無當世之志。前者偽報流傳。謬廁五十餘人之列。已明知逾分。今果化為烏有先生。固其宜也。台下毋深念我。茲有家叔世熙。舍侄孫裔嘉。奉檄來南雍。苟可培植。必多為之地。是所望於老先生也。臨穎耿耿。不既願言。

復陳確菴二首

仁兄囊書常筆。為三湘七澤之游。吞雲夢八九於胸中。視吾輩屏迹菰蘆。不啻蟻蝨。泛彭蠡。仰開天一戰之功。過赤壁。弔古人三分之遺壘。悠然而深思。慨然而長嘆。懷古悲今。必有崢嶸奇偉之詩文。與江山爭氣候。亦可使陳人得見其梗概。撫几而太息乎。梅仙來。深致記存之意。鹿筋斲。又昇平時為楚人包茅之貢。二十年來。眼不見此物矣。拜嘉之餘。不禁潛然欲涕也。紅豆

和詩風華映帶尤深。級期望之厚。且感且愧。世事悠悠。日以繙經禮佛為事。猶凜凜恐不終朝。何時得一把臂。盡此勞結耶。草草馳謝。諸不多及。

又

自秋徂春。忽忽如魔人未寤。雖復暫游西山。亦如夢中游歷耳。梅仙來得手教。知山中杖履不能相值。更為悵然。喜得讀觀梅玉顏素手。依稀在心目間。差足慰夢中識路也。梅仙文心道韻。信為河汾之薛。收姚義輒以數言題其詩卷。漫浪之語。欣慨交集。未識何時蘇姑子真做好夢。相與酌酒一笑也。廣陵返櫂。正當兩月把臂之期。當在涼風至日耳。信筆奉復不一。

與吳梅村二首

荒村草具。樵蘇不爨。昔賢峴山夜宿。以乳羊博市沽。比之吾輩。豈非華筵高會乎。別後捧持大集。坐卧吟嘯。如渡大海。久而得其津涉。清詞麗句。層見叠出。鴻章褥綉。富有日新。有事采別者。或能望洋而嘆。若其攢簇化工。陶冶今古。陽施陰設。移步換形。或歌或哭。欲死欲生。或半夜而啼。或當餐而嘆。則非精求於韓杜二家。吸取其神髓。而欣助之以眉山劍南。斷斷乎不能窺其籬落。識其阡陌也。諷誦久之。不禁技癢。遂放筆為叙引。非為撲學說聞。足以遂盡來美。亦聊於唱嘆之餘。少抒其領略。使人知天人之際。可學不可學之介。出自心神。本乎習氣。真如內典所謂多生異熟。不思議熏習者。庶幾無幾。幸其不能。而鏃礪其可學。為斯人少分鍼砭。投醒眼目耳。信心銜口。便多與時人水火。豫章徐巨源。規切不肖為文。晚年好罵。此叙一出。恐世之詞人。

樹壇立站者。又將鉗我於市矣。不敢自秘。輒繕寫求正。惟篋而藏之。不惟為魏公藏拙。亦所謂免我於死也。老人放言。未知執事何以命之。大集謹封題。奉歸記室。禪誦之暇。未能釋然。或鏤板。或副墨。早得賜教。以慰飢渴。是所顙望也。煙老有嗜痴之癖。或可傳示。以博一笑。太虛小阮。舉帷虞山。想當枉駕。可圖接席。江右豔曲。盈湘溢縹。西崑香奩。塞破此世界矣。老先生何以應之。附及一笑。不盡馳企。

又

容城孫徵君鍾元。大集中為作蘇門高士歌者也。此老為高陽文忠公高弟。文學操修。在洙泗當為四科人物。不媿高明賞識也。頃有書來。盛稱敝邑新令君。北方矯修之士。掌教容城。彬彬有鄒魯風。令君下車。穆如清風。慈祥愷悌。仁聲四布。鍾元生平不輕許可。其言足徵也。頃聞制府公祖微有推敲之語。蓋以書生初任地方繁劇。未能一切治辦。若其居身端謹。和易近民。當地方凋殘之後。正賴以撫綏鰥寡。培養元氣。則在敝邑百姓。不可一日無此令也。幸李道老公祖憐才察吏。加意嗷借。庶可免於吏議。而虞山士民。喁喁待命。日夕仰望上台。早為鼓舞。俾得展布四體。安心拊循。以治此一方民。謂不肖黃髮老民。宜代為申籲。切念餘生暮年。不應置喙世事。公書則涉於套數。專啟則嫌於偏私。敢乞老先生俯念鄰壤。轉達李道公祖。矜恤窮鄉。保全賢令。洪河之庇。先及九里。此中兆民。戴德無量矣。鍾元所撰去思碑。附致一通。老先生於鍾元有松茂柏悅之誼。知非不肖阿私所好也。情事悽悽。伏惟即日留意。顙望德音。憑楮馳企。

與王煙客 四首

長至之後便擬拏舟挈榼登堂再拜獻西方妙觀之圖致南極老人之祝月之十三日舟至吳門封船驅迫勢如豺虎宵遁晝伏僅而得免心悸魂搖加以寒風砭骨僵卧委頓匍匐而返只得先遣一介賫捧頌圖九頓堂下以告不甯嚴寒稍解賤體健飯即當恭詣潭府搏額拜手以請後至之罰恃老先生道義骨肉當憐其老病而恕其情慢不以為非人而鄙遺之也公郎俱不遑另啟謹一一道意孝逆伊人常在侍右并道積悃臨啟不勝瞻悚之至

又

別後衰病日增上氣結塞藥多於食眠多於起筆牀硯匣不復相親昨始強起握管作報書一通并繕寫像贊屬東床遣信馳致忽奉翰貺珍羞錯列寒廬病榻暄如陽春台丈念我愛我不啻解衣推食中心藏之未知何以報稱也商榷文事已具前札不復累書犬子重承垂念深荷記存草次奉謝未盡百一

又

歲月遄邁老病侵尋陳人長物不免引鏡自憎且復自笑每士友從婁東來流傳仁翁記存之殷獎借之過欣憾交并感愧兼集至於少壯失學衰老無聞文章之道茫無識知不謂謬妄流傳以嗜痴之癖仰累法眼子羽每言仁翁篤好之過每得片紙必篝燈拂几手自繕寫聞之不禁背汗橫流身毛俱豎弟當壯年騁筆伸紙不知古人迷作之指西塗東抹浪費歲月中年少

知途徑。重自悔悟。歧路已深。回車彌遠。頃者衰遲潦倒。回向空門。禪誦之餘。益知四十年來。佔硤硤。曾未得古人少分。傳言老將至而毫及之。良可為之三嘆。以平生知己。莫如老仁翁。故輒道其底裏。若此。想當為破顏一笑也。祝嘏之文。仰體仁人君子一腔忠孝。遂放筆而極言之。亦自分必有當於高明。頃見自壽詩云。恩波太液浩無津。每詠秋槐倍愴神。斯可謂豐山九鐘。應霜而鳴。旋觀鄙作。真不覺撫卷自喜也。孝逸為其尊人乞銘。涕泗橫集。何忍顧惜老鈍。不為載筆。少間。當具草請政。用以廣老仁翁錫類之孝也。荒村節物。重辱嘉貺。脯醢餅餌。事事精絕。既醉飽德。不但辛盤生色也。逼除匆匆。率筆奉謝。諸侯面時九頓。不多及。

又

荒村殘臘。風雪拒戶。紙窗竹屋。佛火青荧。瑤華逸存。重以饒歲。佳有珍菓。盈筐溢筥。春風滿座。椒盤郁然。淵明有扣門乞食之詞。少陵無稚子恒飢之感。古人老不得志。輒退思東阡北陌。難豚同社之樂。殘生頽景。百里相望。不意得之於門下。不能不慨然太息也。老病日增。身世相棄。畏近城市。自竄於荒江虛落之間。人世聲華。取次隔絕。莊生所謂絜然仁者去之。晝然智者去之。亦庶幾空谷逃虛之人矣。而仁兄留心長物。耿耿胸臆間。長言調語。每相薦搏。斷編蠹翰。手自披錄。昔人破琴輟絃。希風千古。不揆衰朽。坐而得之。舊學荒落。老筆叢殘。每思傾囊倒屣。自獻左右。少慰嗜芻采葑之思。周章擗擋。慙慙而止。每以自愧。又以自傷也。衰殘窮蹇。歸心法門。譬如旅人窮路。追思鄉井。衣珠茫然。莫歸無計。來教乃以導師見推。良為跼蹐。每思今世不乏。

聰利上根。却有一種影明客慧。浮動六根門頭。習禪則染禪。習淨則染淨。習教則染教。邪師盲宗。又從而影掠鉤牽。引狂趨偽。染神剋骨。如仁兄皈依大乘。心安知海。此非獨靈根宿習。亦以向來善友熏習。扣擊於聞谷諸師。已得真正種智故也。首楞一鈔。稿已五削。般若二本。幸而先成。以二經教義。最為精奧。心經則賢首畧疎。全通法界。金剛則慈氏頌偈。親授僧伽。近代大老箋注。猶多遺落本源。少有管窺。每思就正。亦以此中牛毛麟角。可與微言者良鮮也。向者村舟暫去。未奉報章。寒疾少間。專力奉復。梅燈二盞。未可行列銀花。西莊大士龕前。或少借長明一焰耳。青陽載新。即君輩奉侍佳勝。馳紳函丈。不盡翹仰。

致龔芝麓 三首

仁兄以台衡宿望。正席柏台。雙藤倚戶外。海內想望風采。又好語喧傳。將有賜履專征之命。江山山川草木。皆為色飛。弟老如凍蠅枯蟬。不能執丈二。從羽林飲飛之後。空門迂誕。匣中陰符。久已倦看。幕中借箸。又非其任。惟有摩挲老手。磨墨盾草檄軍前。作壯士歌。凱還。撰鏡歌鼓吹曲。或可陪侍後車。少償書劍從軍宿願。知老仁兄不以老耄而舍我也。從孫侍御深荷國士之知。頃歸葬母。嚴邀千秋不朽之筆。以報少孤罔極之恩。其誠孝一念。良可感也。弟先為表墓。以代乘輿。所託重者在隧道銘章耳。弟樸學不文。衰晚廢學。初學一集。賴海內鉅公大匠。過分贊許。得廁於詞壇邦言之末。心實愧之。不意三家村中突出一作家。放筆批抹。每有撰述。為之心悸手戰。敢借重如椽大筆。畧為掃除。正恐雷車轉輾。此輩便生埋泥沙中耳。一笑一笑。近况

稍具密僧函中不復多及輦下諸公煩相念者。一一致聲。聞敬齋著作甚富。便郵索付。以慰老眼。洞老想不得啟事矣。敝郡侯深道囑累。卧榻不擁篲。近狀大率爾爾。知深念并及。

又

日者從孫郵筒略附數行。金石之文。此中仰望如赤文綠字。計當剋日領教。并得傳示空中書也。邑子陳生某。本儒家之子。頗負才諳。饒有幹辦。此中監司郡邑皆知其能。殊不欲輕寄廡下。頃挾策遊長安。慨慕一世龍門。思呈身於左右。以見其短長。斯亦可取也。陳生之友。為嚴參戎某。個儻自好。緩急有用之才。每推許陳生。引為臭味。則其人可知。嚴某夙為翁兄器重。其在陳生。亦可謂已經平子目也。東鈞當國。正須料理人才。牛溲馬勃。亦是藥籠中物。況有法眼天眼。明鏡高懸。則弟之片言。或亦可備下體之采耳。年來多暇。采輯釋門文字。為內典文藏。差足繼弘明之後。恨末由一請正。江鄉初寒。穹鼠塞戶。頗倣幽風故事。且作雞窠中老人。為卒歲之計。蔗境蕭索。免裴荒蕪。獻春擬遣豚犬奉叩。所借東壁餘光。此未敢闌及也。諸公乞致相念。不一。

又

寒窗病榻。剝啄叩門。寒暄甫竟。促膝致詞。必云將入長安。乞數行致大憲公。又或袖出親知尺書。殷勤誣諉。亦為此一事而已。崔羅門戶。因此名刺填塞。殊覺暄暖。應之不可勝應。辭之不可勝辭。病夫當此。不勝其煩苦。況柏烏之門。榆柳齊列。豈能以倚戶雙藤。作鐵門限耶。族孫燕喜。挾策游燕市。渠曾於洙泗。親炙休光。曾以入室印可。此來欲覓一館地。或曳裾於王門。或掌記

於節使飛書草檄。皆所優為。知不惜齒牙餘論。王成此子。不令作萬卷書生劉魯臣也。貧老近況。侍間或能少陳其概。西序近託沈友聖相聞。似不以吹噓餘論。作春風過耳。須留神更一付囑耳。聞孫北海著述甚富。閑中思得以發皇耳目。可借翁兄大力。搜其副本見示否。又搜採釋門文字。急欲得耶律楚材集。長安中尚有人藏內閣鈔本。可得一訪求否。致台閣大貴人書牘。未帶此冷淡生活。聊可發退食之餘。噴飯一笑也。諸俟後郵。不盡。

與李懋明

留都根本重地。仁兄以搢天馭日之才。為戎樞厚寄。行見兵化耰鋤。民歌襦袴也。但此地人情紛雜。庶務叢脞。緩之則養必潰之癰。急之則有沸羹之患。調劑棘手。進退費思。幸福德祚宋河清可卜。仁兄以凌霜傲雪之質。而值天眷人歸之候。無涯事業。詎異人任耶。但邇來奸回當軸。倚附為私。紅紫將翻。清流殆盡。然幸彼自關穴中。相尋覆敗。亦由天心欲轉。默啟宸衷。小往大來。漸漸已有機會。頃者吳橋相公有手札至。具道本末。深想囑付。轉致敝門生王筍撫公。照應仁兄。以為天南雙柱。若弟菰蘆朽物。金鑿餘材。重承見委。何報萬一。茲者陳生璧效用於玉筍門下。以公務入都。遣申左右。惟仁兄諒之。率爾素緘。統希丙鑒。

致蔡魁吾二首

自老公祖旌節還朝。不肖弟瞻企德輝。雲泥迥絕。宵旦於禪燈佛火前。焚香合掌。祝誦萬壽。頃者恭聞榮命。再蒞長淮。不惟東南半壁。仰賴長城。而衰老故人。重依宇下。沾洪河九里之潤。藉